

如皋有着悠久丰富的“好人历史”。我虽不是如皋人，却是如皋好人文化的受惠者之一。那是1947年春，我十来岁时，因父亲在如皋工作，我也跟着他来到了如皋，在一所小学念书。日常生活中，我发现如皋好人多，热心人多，不管你是哪里人，不管你的年龄，他们都会善待你。因此我热爱如皋，更爱如皋人，把如皋视为第二故乡。

一天，教我念书的殷老师发现我手臂有个小红块，已开始有些红肿。殷老师抓住我的右手臂，放在眼底下来看看，然后对我说：“张同学，你这里长个小东西，叫你家长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。”放学后，殷老师把我送到家，向我父母说明情况，建议送我去医院治疗。妈妈立即把我带到医院。为我治疗的是一位青年人——李医生。他面带笑容，问我的病情后，接着戴上眼镜，在我右手臂的

瘡口处仔细地瞧了又瞧，才说：“大嫂，这孩子的病在我们医学上叫‘膀胱’，趁现还不太严重，需要动个小手术，不久就会好的。”妈妈点头表示同意。李医生做完开刀前的准备。我怕疼，连连向李医生作揖，请他手下留情。李医生笑嘻嘻地说：“小朋友，你别害怕，你先看一下对面墙上那幅画，狗熊和老虎正在打架呢，真好玩。”我把头转了过去，墙上确有一幅画，非常有趣。我越看越想看。正当我看得很投入时，李医生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小朋友，好啦，起来吧。”我真不敢相信，李医

生这么快就能为我做好了手术，而且一点不感到疼痛。我瞧下伤口，已被纱布包扎好，整个过程十来分钟吧。

妈妈对我说：“还不赶快谢谢李医生。”我连忙弯下腰来，向李医生来了个180度的鞠躬。李医生忙说：“不用，不用，快跟妈妈回家休息吧。”手术后，李医生还多次上门看我，使我十分感动。虽然后来我已离开了如皋，但此事却永记在我的心中。

十多年前，在朋友的陪同下，我再次来到了如皋。我前往医院寻找，李医生早已退休。医院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他家的地址。我立即找上门

去，开门的是李医生的儿子。如今李医生年事已高，他躺在病床上。提起当年他为我动手术的事，李医生还有些记得。他很激动，拉着我的手不停地颤抖。他说真想不这么多年来我还记着他。我没带什么礼物，觉得失礼，连忙将身上仅有的1000元钱中取出800元，给了李医生，留他买些营养品。他横推竖推不肯收，我将钱硬塞进他的衣袋。最后李医生拗不过我，不得不收下。

三年后，我家来了位客人，他就是李医生的儿子。他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：李医生因年老，不久前撒手人寰。我很心痛，马上拿出一些钱给他儿子。李医生儿子不收，还从衣袋里拿出1000元给我，他说：“这是李医生生前交代的，礼尚往来，才是朋友。”

我只好无奈地收下，心中无限感慨，李医生真是个好心、好医生。

家申培诸公。1901年，师徒杭州离别，各自归乡。朱兆蓉作诗两首，真情告别：

别后新诗寄断鸿，月明两地寸心同。归舟各载杭州酒，红竹林边醉晚风。

数仞门墙未许游，匆匆言别解兰舟。他时恍入春风座，湖上来登陶氏楼。

对于恩师杨葆光，朱兆蓉执弟子礼。1909年，杨师80大寿。朱夫人作《上杨古酝先生》，颂其为官有政声，赋诗有人敬。又因恩师80岁生日，重游泮水，朱兆蓉、包兰瑛联袂，吟唱诗作贺寿，盛赞“先生当代擅才名，海内人争倒屣迎……清白家风仁者寿，一枝花管古长春”。杨师也十分喜爱朱兆蓉、包兰瑛伉俪。他为包兰瑛诗词集题诗，有言：“前身定是包明月，得婿乃如徐孝穆”，将两位爱徒誉为南朝女史包明月、诗人与文学家徐孝穆。由于宦游，音讯不畅，朱兆蓉与杨葆光失联多日。1912年正月，他才接到杨师病中来鸿，谈及旧学古诗，想起昔日谆谆教诲，犹在耳畔。不久，杨氏下世，朱兆蓉撰有《与内子同挽杨古酝诗》：“尘世阅沧桑，皓首归真，绝笔文章超屈宗；门墙桃李李，经纬安在，未传心愧秦徐”，又注“古酝先生寿八十有三，终于里第，是福人也”。杨葆光与朱兆蓉，师生情谊绵延不垂，直到长者逝世，方才终了。

杨葆光与朱兆蓉

□彭伟



杨葆光是如皋籍篆刻家朱兆蓉的恩师。杨葆光(1830—1912)，江苏松江人，字古酝，号红豆词人，景宁知县，善诗工画。包兰瑛作《叠韵奉和外子四句自述诗》：“思贤企仰斗山旁”，笺注：朱兆蓉“私淑于徐花农侍郎，受业于杨古酝明府”。徐琪(1849—1918)，杭州人，字花农，工书画，光绪六年进士，历官内阁学士，署兵部侍郎。其父奉命于扬州御敌(太平军)，于是徐琪自幼随寓居

如皋。朱家为皋东望族，朱时帆又于杭州任职，故而朱徐两家过从甚密。徐琪有诗为证，所作《余幼时随先人居如皋，与朱时帆司马相识，今二十年矣。司马昨来都下，话及旧游，为写小扇率题一绝》：“忆昔东皋载酒频，绿杨城郭晓烟新。与君话到前游事，为写枝头万顷春”，深情回忆昔日在如旧情。除去旧谊，徐琪才华出众，与王梦薇同出俞樾门下，有文采，工书画，因此朱兆蓉早闻其名，

由衷仰慕，方有私淑一说。杨葆光与朱兆蓉，则多有直接交游，情感深厚，心心相印。朱兆蓉寄怀杨葆光，诗云“芳心两地赏音同”。赏音者，知音也。两人晚年，频频交游。1899年，杨葆光年入古稀，喜得爱孙。朱兆蓉赋诗《杨古酝大令七十得孙和元韵》：“宦海能安自在身，含饴今日喜天真。申公公望超前辈，谪国文章有替人……”，既述老师天伦之乐，又赞老师人品才学，好比西汉学者、经学

老松林的传统名菜



□徐清歌



老松林是如皋久负盛名的饭店，建于清光绪年间。店名取自一副对联的首字：“松间明月常相照，林外清泉静自流。”老松林的白案、红案，都很拿手。1949年后，老松林数次换名。1983年，又恢复老字号招牌——老松林。店中善作传统菜肴，有红烧狮子头、削刀腰花、鸡丝金银花、八宝琵琶鸭、烩蹄筋、蜜汁火腿、清蒸刀鱼、跑油肉、芝麻肉、烩鱼肚、醋熘黄鱼、酒糟蚬子、生炒蝴蝶片、松鼠鳜鱼、玻璃肚片、赛海参等。

笔者小时常去老松林吃早饭。所售灌汤包为一绝，肉鲜汤黏皮嫩，用如皋土话来形容：吃起来，打嘴不丢。冷菜中，水晶肴蹄即水晶肴肉，本是镇江名菜。了解如皋历史的朋友都知道，清末为避兵燹(太平军)等原因，大量江南人来到寓居、定居。像如皋名医黄星楼祖籍就是镇江。老松林的水晶肴蹄，经过改良，色香味皆有，再配上一瓶如皋大曲，令食客回味无穷。此外，蟹灌汤圆、扒红蹄两道如皋本邦菜，也很受欢迎。1995年版《如皋县志》，录入四张相关老松林名菜名点的彩色老照片：《灌汤包》《扒红蹄》《蟹灌汤圆》《水晶肴蹄》。

红烧肉的故事

□郭朝晖



郭朝晖，生于1963年6月，1984年7月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。当过中学教师、检察官、乡镇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、基层人民法院纪检组长、执行局局长、副院长。现为四级高级法官、员额法官。著有散文集《岁月长歌》，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“吃饭啦！”妻在厨房里喊。我应声过去。女儿放下手中的作业，也走到饭桌前。“又是红烧肉，老青菜。”女儿嘟起嘴来。中午饭，为了赶着上班，我们常常是这样打发

的。女儿带着情绪拿起筷子在碗里翻来翻去，把汤水溅到了桌子上。我皱起眉，没有吭声。妻却忍不住开了腔：“潇潇，你在翻什么？”“我不吃肥肉。”平时，哪怕有一丁

点肥肉，女儿都要咬下来往我碗里一扔。妻数落道：“你这孩子呀，这么大了也该懂事了……”女儿索性放下筷子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我一看，赶紧拉过女儿，搂着她的头柔声说：“来，爸爸给你讲个红烧肉的故事。”

那年，我十八岁，正在读高三。春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。不过，对生活贫困的人来说，也是最难熬的季节。那时有一首流行歌曲叫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，可是我们这些中学生唱的却是《我们的生活天天都是咸菜汤》。早上，三两玉米粥就一口咸菜；中午，自带饭盒蒸饭，一半米一半菜，菜就是咸菜汤；晚上，还是玉米粥，不过，只有二两玉米粥，一点都不经饥，两泡尿一撒肚子里就唱起了空城计。十七八岁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晚上，上夜自修，因为饥饿，我常常走神。那时，红烧肉的香味常会飘到我的梦里来……

爸爸妈妈知道我肚子里没有油水，就煮了一大碗红烧肉叫弟弟妹妹送到学校来。学校离家有十三四里路。那时，妹妹十二岁，弟弟只有九岁。放了晚学，他们就从我家里拎上篮子动身了。没有走多远，弟弟就走不动了。妹妹因为手上要拎篮子，又不好背他，只好和他停下来坐在路边的灌溉渠上歇

着。太阳一点一点地往西移，眼看天就快要黑下来了。妹妹心里很急，也算急中生智吧，她突然有了主意：“我们往前走吧，走到前面，只要有灌溉渠的地方，我们就停下来，一人吃一块肉。”弟弟听了，顿时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。他高兴地站了起来，叫着、唱着，蹦蹦跳跳地向前走去。走到有灌溉渠的地方，妹妹就停下来给他吃肉。她放下篮子，小心地揭去碗盖。妹妹总是拣小的，还要瘦一点。弟弟是肥瘦不问，只要大块的。春天的江海平原，麦苗青青菜花黄，白云飘在田野上。乡间小路上，两个小小少年走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愉快旅程。灌溉渠还很多，不一会儿，妹妹紧张起来：“不能再吃了，再吃到哥哥学校就没有肉了。”他们用小手把碗里的肉拨弄整齐，然后再小心地擦擦手、擦擦嘴，赶来学校。

晚上，我在上夜自修。忽然，外面有人小声喊着我的乳名，走出去一看，是两张熟悉的笑嘻嘻的小脸蛋。我惊喜地问：“你们怎么来的？”“我们走来的呀。”弟弟带着几分骄傲抢着说。妹妹递过手中篮子，我接过来看了，忙问：“你们吃晚饭了吗？”“我们不饿。”他们有点发慌。我用手指指红烧肉：“来吧，我们一起来把它消灭掉。”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吃完“晚饭”，把他

们送到学校大门口。我一再叮嘱妹妹：“你和弟弟走大路，慢一点，要是害怕两个人就大声地说说话，唱唱歌。”妹妹懂事地点点头。我目送他们往回走去，夜色很快吞没了他们。在返回教室的路上，我才发现自己已是泪水涟涟……

女儿听完我讲的故事，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发怔。忽然，她有点不解地问道：“爸爸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到食堂买肉吃呢？”“喂，你爸爸哪来的钱。”我苦笑着说。女儿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还像大人一样叹口气。“吃饭吧。”她妈妈在一旁催促道。女儿拿走筷子，毫不犹豫地夹了一块红烧肉送到嘴里，还冲我做了个鬼脸：“今天的红烧肉真香啊！爸爸你说是不是呀？”她用胳膊捅捅我……



全 国 文 明 城 市

如 皋 欢 迎 您